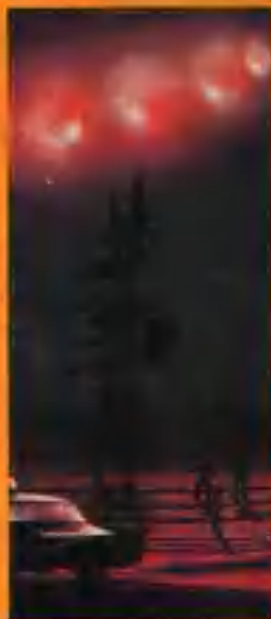


焦永集

讀者文摘
最精華文章九十篇



焦永集

讀者文摘

最精采文選九十篇

為永集

出版者：讀者文摘遠東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德輔道西二十二號
承印：明愛印刷訓練中心
地址：香港堅道二號
美術設計：鍾士基
封面題字：馮康侯

Chinese Bedside Reader is published by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Far East Limited
22 Westland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Printed by Caritas Printing Training Centre
2, Caine Road,
Hong Kong

©一九七五年。讀者文摘遠東有限公司。©一九七八年。讀者文摘亞洲有限公司。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任何文字，作全部或局部之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著作權受國際著作權公約與泛美著作權公約之保障。本書在香港印行。

© 1975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Far East Limited. © 1978 Reader's Digest Asia Limited. Philippine Copyright 1978 Reader's Digest (Philippin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any manner in whole or part in Chinese or other languages prohibited. Protection secured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and Pan-American copyright conventions. Printed in Hong Kong.

焦永集

讀者文摘輯

目錄

瑞典大間諜案	7	吉屋出售	88
羅馬面面觀	18	第十三次出擊	91
第七十九號公路謀殺案	23	棋高一着	98
幾時才算是死？	29	音樂神童莫札特	104
騙子大國手	34	脚	111
天空殲魁記	40	殺妻疑案	114
風濤險惡的英吉利海峽	47	疾病的信號：發熱	120
延年九訣	52	勇冠三軍	124
爵士大師艾靈頓	56	談或然率	127
人體製病的奧妙	61	呼吸與健康	131
批評的藝術	65	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	135
活靶子之謎	70	奧妙的動物視覺	141
見微知隱的愛克斯光	77	南太平洋的拜貨教	146
島的誕生	81	不速之客	152

神經緊張怎麼辦？	161
野人之友	165
麗池成名記	171
人猿泰山	176
不朽的愛	180
巴斯德的遺澤	187
銀行失竊記	192
達爾文的進化論	197
大堡礁奇觀	203
甘地——印度的聖雄	208
香烟廣告的背面	215
獻下恩仇	219
納粹印製偽鈔大陰謀	226
古色古香的京都	233
外科手術的「噴射」器械	239
我所知道的海明威	243

搭噴射機所引致的衰竭	250
太空鬼魅	254
麻醉專家功勞高	260
齊乾伊沙的神奇廟宇	266
夢遊症的究竟	272
神話之王	276
法蘭西海上仙堡	281
耶誕夜的奇遇	285
「白鯨記」的作者——麥爾維爾	290
琴上詩人：蕭邦	296
巴黎聖母院	300
什麼是中年？	305
海上凶案	308
回聲的奧秘	314
測謊器的準確性	318
世界奇觀金字塔	321

顯微鏡下的芸芸衆生	325
乾複印——引起效率革命的發明	330
大智若愚艾森豪	334
雪中行醫	339
死屍吐真情	344
嬰兒的奇妙天地	349
玻利維亞的奇病	353
不省人事的一刻鐘	360
可怕的噪音	367
非洲探險家：史坦利	372
盤尼西林發明小史	377
希特勒的末日	384
疲倦的原因和療法	390
雷達救了英國	393
氣筏：海上逃生的恩物	399

半年的熬煎	404
安徒生的故事	410
我聽得見了！	416
柴油機發明人之死	421
急救新法	426
白朗峯大隧道	431
伊瓜蘇瀑布探奇	438
恩同再造	443
隨時隨地運動法	448
強盜、少女、手槍	452
借腎增壽	456
以美爲業	462
萬能的雙手	466
起死回生術	469
凌霄寄語	473

瑞典大間諜案

溫納聰上校



一 九六三年六月二十日早上，個子

高高的溫納聰上校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鬧市過橋時，三名密探突然攔着他，其中一人禮貌地伸出手來自我介紹，並表示要拘捕他。溫納聰沒有抗議，默默地跟着他們向停好的汽車那邊走去。經過這番平凡的例行公事後，冷戰以來，蘇聯最了不起的特務之一，就此終結間諜生涯。

溫納聰被捕後，瑞典舉國震動，下面幾則斯德哥爾摩報紙封面的大字標題，毫不過分：「瑞典有史以來最大的間諜醜聞」；「瑞典上校出賣價值億萬的國防秘密」；「瑞典上校受蘇聯雇用

十五年」。

震動的波浪，遠及倫敦和華盛頓。因為這位上校出賣的不僅是瑞典的情報，更包括英、美和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秘密。他最後承認會做了一百六十次危害瑞典的間諜工作。最主要的是他出賣了有關瑞典空防組織的情報，又把瑞典最新的軍用飛機設計詳情和英美飛彈資料供給蘇聯。總計起來，他由蘇聯方面取得款項約瑞典幣五十萬克倫（約合十萬美元）。法庭終於判他終身監禁。

溫納聰被捕，使斯德哥爾摩和華盛頓雙方都難於置信，因為溫氏夫婦是經常出席雞尾酒會的一羣人所熟識的，而且人緣很好。他的太太鄔拉是個活潑而又有點輕浮的女人，溫納聰則較為含蓄，風度翩翩，討人喜歡。他身材修偉，面貌清秀，雖然已是五十六歲、頭髮微禿的人了，看起來仍有朝氣，使女人對他具有好感。

溫納聰這宗案子，在瑞典迅速擴展為爆炸性的政治爭論。反對黨質問：一個高級軍官這樣長久和大規模地進行顛覆工作，何以政府會茫然無知？同樣使人不明白的是：以他這樣的身世，何以會叛國？他的性格具有什麼不為人知的弱點？

表面上看來，溫納聰最不像蘇聯間諜，因為他從來不是共產黨員，也未對左傾的人士表示過同情。他也不易成為勒索的對象，因為他未犯同性戀、不是賭徒或登徒浪子。據各方面的顯示，他二十四年來對妻子和在他被捕時一個是十七歲、一個是二十一歲的兩個女兒，一直愛護備至。

因此，溫納聰唯一與眾不同之處，就是他太平凡，太像普通人了。他喝酒不過量，吃東西很隨便，愛玩高爾夫球和冰上擲石運動與橋牌，對音樂或藝術卻毫無興趣。也許他較喜赴宴，但從未失儀生事。

甚至在他東窗事發後，他的朋友也只能想起他說過一句話，勉強可說是透露心聲。當時是在宴會中，



溫納聽曾於一九四六年十月自自殺未遂
事後入醫院治療，為此其出院所時攝照

其中一位客人在歌頌法文的偉大，但溫納聽獨持異議，他說：「我們不妨面對現實，再過幾年，全世界的人就只講一種半語言，主要是俄文，還有半種是英文。」這論調當時並未使人生疑，但以溫納聽來說，他難得講這樣率直的話，因為他通常都盡量避免外交或政治性的討論。

溫納聽溫文的品質，隱蔽了他的個性，除了他的蘇聯主人外，任何人都難洞悉他的實情。他就捕後，警方曾經花了幾個月時間盤問他，一個瑞典政府的社會工作者也曾訪問過他的二十多名戚友，尋求他幹這種勾當的動機。經過這許多次問話及我在華盛頓和斯德哥爾摩的訪問，才能把他諱莫如深的真相披露出來。

我們現在知道溫納聽是雄心萬丈的人，他認為此生可以大有作為，但又力不從心，於是認為替強國做特務是個前途無限而引人入勝的玩意，更對自己能成為個中能手而引以為榮。蘇聯人明知就裏，樂得讓他自我陶醉一番。

溫納聽在一九〇六年八月

二十二日出生於軍人世家，父親是陸軍軍官。他自幼害羞，性格內向，要好的朋友很少。父親是一個沉靜而不容易接近的人，父子之間，感情並不太好。他與母親則較為親切。部分認識他的人，都覺得他個性太柔弱了，因此他以從軍為終身職業的決定，實在出乎他們的意料。

溫納聰早年力求上進，其他青年軍官晚上聚在一起鬧飲時，他卻留在自己的房間內埋頭苦讀俄文。他告訴警方，他學俄文是爲了這種文字對他將來會有用處。

他所受的是海軍軍官的訓練，但在一九三〇年以後改投空軍。他對諜務首次發生興趣，是一九三三至三四年間獲得研究俄文的獎學金後訪問里加時的事。當時里加是獨立國拉特維亞的首都，也是接近蘇聯國境的著名情報站，市內到處有間諜、情報販子、外交家和雙重特務。溫納聰對這個神出鬼沒的職業開始發生興趣，是因為他遇到一個坦白地說出自己身分的英國特務。自然，他所聽到的不過是關於特務工作的閒談，然而已種下他要幹間諜工作的前根。

溫納聰也在里加初嘗外交界小圈子的滋味，幾間大使館都請過他作客。據他對警方表示：「當時，我過那種社交生活簡直如魚得水。」他後來也一直設法要認識社會上有名位的人。

一九三九年由里加回國後，溫納聰便與斯德哥爾摩報業巨子卡爾遜之女鄔拉結婚。鄔拉比他年輕十三歲，深愛丈夫，連家務也任由他獨斷獨行。溫納聰被捕後，她表示壓根兒不知道丈夫在幹間諜勾當。

溫納聰在一九四〇年被派前赴莫斯科任大使館空軍武官。他獲得這項任命，主要是由於他通曉俄文。當時蘇德友好條約雖仍有效，但雙方關係已越來越不和諧了。溫納聰和各大使館的武官互有聯絡，與德國人的關係尤其密切。在當時的戰爭階段，他和許多瑞典軍人一樣，頗為傾向德國。他把利用職務而取到的有關蘇聯情報供應納粹政府，內心並無不安。德國人讓他分享他們獲得的黑市盧布，也沒有虧待他。

溫納聰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回到瑞典，繼續與德國大使館保持良好關係。一九四三年瑞典保密人員破獲德國密碼時，查出許多發往柏林的電報，都提到他是情報的來源，於是瑞典當局秘密駁線偷聽溫納聰的電話，但大概沒有進一步發現入他於罪的證據。一九四三年十月，他被派駐瑞典西岸的沙達納斯空軍基地，兩年後再回到斯德哥爾摩出任參謀本部的另一職務。這時他接觸的主要是美國人和蘇聯人，蘇聯軍官訪問空軍基地時，通常總由他接待兼翻譯。

溫納聰首次為蘇聯賣力是在一九四八年杪。當時他觀察蘇聯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的空軍武官雷北真科上校很注意瑞典的一處新機場，便對雷北真科表示：「如果這機場是那麼重要，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你，代價是五千瑞幣（約一千元美元）。」雷北真科吃了一驚，說要考慮考慮。幾星期後，兩人在外交界的雞尾酒會中見面。他們握手時，雷北真科低聲說：「就照你所說的辦吧。」他們下次在另一社交場合會面後，溫納聰便由那蘇聯上校駕車送他回家；分手時，蘇聯上校交給他一個包裹，那筆款項就在裏面，後來就收到一張指出機場位置的地圖。

溫納聰自稱這宗買賣的動機是想滲入蘇聯特務組織裏，以替美國效勞。他表示首次與美國特工接觸，是在一九四六年。他說當時有一個美國特務自稱曾在德國戰時特務工作的紀錄中發現他的名字，他聽後大吃一驚。那時美國特務又表示，既然他以前肯為德國工作而與蘇聯作對，現在何不轉替美國效勞。他同意了。當時他正被邀到莫斯科參觀空中軍事表演，據他說，要他做的事相當輕鬆；只是在途經列寧格勒時郵寄一個包裹（溫納聰認為裏面是無線電的真空管）。

溫納聰又說，此後經過兩年之久，美國特務才與他再度接觸。這次，美國的一個特工與他詳談間諜的活動，尤其有關滲入敵方特務組織以獵取情報的那一種雙重間諜技巧。他說那美國人雖然沒有提到要他幹

這事，但他自己卻躍躍欲試，於是搖身一變為雙重間諜。第一步是向雷北真科上校提出這個計劃。

美國當局斷然否認溫納聰曾在任何時期替美國做過特務工作，而且他的自辯也漏洞百出。他說他自從一九四六年受美國雇用後，除了被派在列寧格勒寄個郵包那麼簡單的差使以外，兩年內再沒有接到其他指示，這一點就不大可能。同時，他會在毫無鼓勵下作雙重間諜，這更使人難以相信。

較為合理的解釋是，他不願放過發五千瑞幣橫財的機會——他做間諜以來，對金錢的酬勞一直不馬虎。自然他可能還有其他動機。溫納聰在一九四八年是個中校，但當時得到消息，空軍大隊長輪不到他，不過以前往莫斯科再任大使館空軍武官。他如果做不到大隊長，也就永無升到上校以上官階的希望。溫納聰失意之餘，也許爲了洩憤而出賣瑞典的軍事秘密。

無論如何，溫納聰遞出那幅地圖時，就答應抵達莫斯科之後再繼續與蘇聯特務聯絡。自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起，他一直做了三年大使館的空軍武官。

蘇聯人以最高明的心理手法來對付溫納聰，利用他事業上的挫折，迎合他的虛榮心，處處滿足他的自大感。蘇聯人雇用他不久，便委任他爲「高級特務」，讓他支取無限量的款項，又給他在瑞典求之不得的少將銜，還替他取上一個好聽的暗號——「雄鷹」。

他在莫斯科的聯絡人是一個名叫李門諾夫的將軍。他對李門諾夫佩服得五體投地，認爲他鼓舞同事的時候，「具有近乎催眠的能力」。李門諾夫對他也煞費苦心，而且始終是溫納聰與蘇聯特務總部之間的聯絡人。

溫納聰在一九五二年離開蘇聯後，兩人仍繼續通信連絡。他的信件可能是間諜史中別開生面的文件，因爲他說他把家庭瑣事、社交活動，甚至一切的困難，都寫在給李門諾夫的信內。李門諾夫是唯一他能信

任的人，他有一次還稱李門諾夫做「有生以來最好的朋友」。

蘇聯認為英國空中防衛系統是世界之冠，溫納聰在莫斯科的任期內，曾盡量蒐集這方面有關的資料。據他說，透過他與美國大使館的關係，他曾把美國所敬慕炸的蘇聯目標，告訴了蘇聯。

他在莫斯科最後幾個月，獲悉可能調駐華盛頓，工作不只是任大使館空軍武官，更要為瑞典空軍向美國購買軍用器材。李門諾夫將軍自然喜出望外，於是指定幾項特別的任務，要他抵美後執行。最主要的是取得美國飛機、飛彈、投彈瞄準器、無線電、雷達系統和袖珍電子儀器的技術上的資料。

溫納聰雖然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便抵達華盛頓，但直至同年八月，指定與他聯絡的蘇聯大使館空軍武官古溫諾夫少將才到瑞典大使館找他。古溫諾夫說了一句暗語：「尼可萊·瓦西列維區問你好，」便遞給溫納聰一張字條，上面寫着他們下次會面的地點。

古溫諾夫和日後的其他蘇方聯絡人通常總設法在公園或華盛頓市中心的街道上和溫納聰會面；外人看來，他們只是不期而遇。見面時，兩人會表示意外相逢，握手過後便同行一會。溫納聰總是事前預備好情報文件的縮影本，在握手時遞交對方。蘇聯大使館舉行的盛大外交宴會，又是另一傳送情報的場合；溫納聰會把藏有軟片的大衣留在衣帽間，古溫諾夫可以不慌不忙的去取。

溫納聰收到五千元「開辦費」。據他說，此後駐華府五年，平均每月都從蘇聯雇主處取到七百五十美元。他又說，為免亂花金錢，啓人疑竇，他把積下的金錢用自己的名義存於莫斯科，準備退休時提取。不過他沒有明確地指出這筆存款的數目。

蘇聯特務付出這樣的代價，得到的是什麼呢？溫納聰被捕後，美國情報機關曾追查他的行動。五角大廈的國防情報處表示，他不知道溫納聰傳遞過那幾項情報。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說，溫納聰並未透露

有關「最新武器」的秘密，但承認「他也許獲得過若干美國武器設計的資料」。這種可能性實在太大了，因為瑞典正在美國軍援計劃下向美購買軍事配備，而五角大廈當局又一向認為瑞典武官是靠得住，不會洩漏秘密的。

一九五七年至六三年是溫納聰幹間諜以來最活躍的時期。他回到斯德哥爾摩以後，便被任命為國防司令部空軍部的主管。各式各樣的秘密——軍事計劃、基地詳情、新武器、防空組織等，都經他過目。同時他要對國防部長說明導向飛彈的有關資料。這一任務可能使他比在華府更易取得美國的機密。

有關本案的一切消息雖不准洩漏，但從檔案和斯德哥爾摩消息靈通人士處，仍可獲知溫納聰在這期間內交與蘇聯的軍事秘密大概有多少。他暴露了瑞典的整個防空系統——能錄下來襲敵機的飛行途徑和速度的半自動化雷達及計算機的混合系統。他出賣的情報中，尚有瑞典全天候戰鬥截擊機德雷肯（Draken）型的資料，新式維根型超音速機的構造詳情。後者將為瑞典空軍的主力，不但時速高，而且兼具轟炸與偵察的效能。

瑞典由一九五九年起，便開始購買美國飛彈，其中有：空對空的超音速「響尾蛇」飛彈，也就是瑞典德雷肯型飛機所需的武器；有空對空比較大型的「隼」飛彈；有地對空的「鷹」飛彈，也就是用以對付低飛敵機的一種空防武器。瑞典另又購買英國的「獵犬」式地對空飛彈。溫納聰供給蘇聯的情報，除了上述各類武器的秘密資料外，還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行動情形，如一九五六年蘇彝士運河危機發生時美國在地中海增援的情形，和必要時對付蘇聯威脅西柏林的計劃。

到了一九五九年後期，瑞典保密局接到溫納聰部分同事對他生疑的報告，因為他不斷查問與他本身工作似乎無關的秘密文件。保密局局長丹尼爾遜於是取得法庭批准，偷聽溫納聰的電話，並間歇地監視他。但溫納聰小心翼翼，在電話裏並未說出對己不利的談話。他對於警察的監視也似乎特別敏感。丹尼爾

遜有次駕着一輛嶄新的平治汽車經過他位於郊外安靜地區的家，當時正坐在自己汽車裏的溫納聰便掉轉車頭，追蹤那輛警車，因為他顯然已經發覺他在那個地方沒有見過這輛車子。

溫納聰的經濟情況也不能證明他可疑。他一九六〇年的支出比收入多一萬七千五百瑞幣（約合三千四百美元），一九六一年多六千瑞幣（一千二百美元）。他那有錢的岳家很可能幫過他的忙。

警方這時雖然不能對他提出控訴，但已覺得非阻止他出任其他涉及機密的職位不可。溫納聰到一九六一年六月便屆退休之齡。在瑞典，退休軍官通常會在軍事機關的辦公室內任職，以補退休金之不足。於是他在三月便為退休後打算，申請調任空軍參謀部值日官。這是一個可以看到空軍一切秘密文件的職位，但國防部長已據保密局密報，駁回他的申請。

溫納聰終於轉任外交部的裁軍顧問，協助籌備日內瓦裁軍會議，因為當局認為他做這份差事，洩漏機密的危險比較少。

這項決定是瑞典政府在本案裏所犯下的許多大錯的開端。外交部長翁登雖已獲悉溫納聰頗有可疑處，但警方唯恐洩漏秘密，不想外交部別的人知道，結果無法監視溫納聰在職期間的行動。

他出任新職後，便不斷訪問國防機構的舊同事，查詢軍事秘密。他自稱需要這些資料來應付裁軍顧問的工作，結果往往得心應手。到了一九六二年七月，當局為阻止他取得秘密文件，終於下令任何人提出這類查詢時，必須先獲得威斯丁上校主持下的情報機構批准。然而神差鬼使，這項命令竟然沒有發往國防部的檔案室，而讓他輕鬆地在那裏取得一切機密。

警方一直未能取得充分證據來對他提出控訴。警方知道他有一具短波無線電機。他的幼女有次在電話中對朋友說爸爸有具「全世界最奇怪的無線電機」，它只能收到蘇聯境內的廣播。警方曾調查他是否能利

用這具機器來發出電信，但一無所獲。

警方自然可以取到法庭的命令搜查他的家，但又怕如果找不到證據，便將前功盡棄。因此一九六三年五月，保密局長丹尼爾遜和手下便向溫納聰家裏作零工的女傭羅森太太表白，請她為國效勞。羅森太太十分合作；如果早一點借重她，破案日期就可能提早一年。

羅森太太是個五十多歲、沉默寡言的婦人。她對溫納聰懷疑已久，因為他擁有大批古怪的器材：一具附有大弧形電燈和高懸攝影機的架子。這東西被她猜中了是作攝影文件用的。此外，儲物室的布帘後又有一具隱蔽的保險櫃。書櫥裏還裝上一具前所未見的收音機。她說溫納聰常常閉上門，在儲物室內花上幾小時，幹攝影的工作。

羅森太太為警方效力大約一個月以後，一天早晨在電話中告訴警方，她在天花板上的一堆木屑中找到兩包不尋常的東西，包內有些攝影軟片。警方終於有了可以採取行動的證據。第二天，溫納聰便被捕了。

這是及時的行動，因為溫納聰早已計劃潛離國境。英國大使館裏會裏的一件事已使他有所警覺。原來他在宴席上與認識多年的瑞典三軍統帥勒浦將軍親切地打招呼時，竟討了個沒趣。他突然想到對方可能已經對他有懷疑了。他一點也沒有猜錯。

溫納聰被捕後，起初自認是反對蘇聯統治政權的地下工作者，其後又說他的間諜工作只不利於美國，並未危害瑞典。等到這些巧辯不攻自破，他又表示會盡吐內情。此後四個月的盤問中，他一直鎮定無比。

然而這副假面具終於在十月裏揭破了。他服下過量的安眠藥，企圖自殺。如果自殺成功，他的妻子就可獲得他的退休金，因為法庭對他還沒有定罪。其後的精神檢驗確定他雖然精神沮喪，但絕非神經失常；再經幾星期的心理治療後，他便回復常態。警方的長期審訊也隨即恢復進行，其中大部分時間是讓他察看